

海子·周杰倫·通天塔

文：王宗來

詩人海子是我的同學。他學法律學專業，我學國際法。但說起海子來，像其他一些同學一樣，心中總有些隱隱灼痛。海子本名查海生，入學時14歲，在全年級年齡最小，而最長者28歲。大概是潛規則使然，同學們總是隨意地拿海子開玩笑。譬如，年長的同學在宿舍裡講些成人悄悄話，講著講著，發現海子也在場，就會吆喝道：“查海生，你這小毛孩子，在這兒瞎聽什麼，出去出去！”海子便只好悻悻然躲開。

小個子的海子有時背個沉甸甸的書包，有時提著裝滿熱水的兩隻暖水瓶，氣喘吁吁地往五樓爬，相逢時朝我靦腆地笑；而我只是點點頭，好像沒有工夫多說點什麼。

海子的價值主要是在他離世後——那年他只有25歲——人們才認識到的。據說，海子本來願意中文系，但卻鬼使神差地進了法律系。他一面啃著枯燥的法學，一面沉浸在詩的自由王國裡。海子的詩不大容易讀懂，什麼“太陽把自己的傷口留在月亮上”，“每個人都有一條命，卻都是誰的命”之類。那時中文系沒有人理睬他的作品，哪裡像現在，幾乎每年都有人舉辦海子詩歌研討會。

我家有一位十幾歲的中學生，酷愛周杰倫，就是那個以外表冷峻、吐字不清著稱的歌手周杰倫。不久前，中學生看了“滿城盡帶黃金甲”的演出，我問他周杰倫演得如何，他

說“爽”。我問為什麼說“爽”而不說“好”？他答：“爽”就是比“好”還要好。再問那麼“最好”又該怎麼說？答曰“超爽”。我雖然懷疑這樣的解釋是不是在魔鬼詞典裏翻出來的，有那麼點驚扭，但也說不出有什麼不對。

後來，就聽他天天哼唱影片中周杰倫的那首〈菊花台〉。當他唱到“我心事靜靜淌”時，聽起來明明是“靜靜藏”嘛！他說，怎麼是“藏”，您聽不懂周董的口音吧！又聽到“徒留我孤單在湖面成雙”，聽起來又好像是“在湖面神傷”，他又笑曰：“什麼神傷，太沒有詩意了！”我仔細跟他吟唱了幾



遍，又反復琢磨了很久，終於不得不承認，〈菊花台〉中的“我心事靜靜淌”，“孤單在湖面成雙”，那意境真的是絕妙之至！把感受告訴我家這位中學生，他難得極為開懷地沖我一笑：“知道什麼是超爽了吧！”

今年奧斯卡，有一部大片叫《通天塔》(Babel)，看後生出無限感慨。鏡頭在幾個不同的國家之間切來換去，不同膚色、不同民族的人們奔走在天壤之別的不同環境裡，片裡的不同人物講著風馬牛不相及的話。影片節奏比較慢，但把國與國、人與人、民族與民族的巨大差異展現得淋漓盡致，有時因為他們難以溝通，觀眾真的能急出一身汗來。

但是，有時片中人物沒有說一句話，表達出的情感卻又那麼豐富，譬如，美國受傷女人的丈夫沒有追上路過的大巴，無奈地張開雙手，在空曠的土地上胡亂比劃著；譬如受傷女人獲救後，那位丈夫將一疊美鈔往摩洛哥村醫的手裡塞，村醫則面帶微笑堅定地擺手拒絕；又譬如墨西哥女傭在邊境地帶的荒野裡緊緊擁抱著兩個白人孩子，無助地流淚；又譬如阿拉伯少年為了拯救



自己的兄弟，絕望之際將那杆肇事的槍摔個粉碎……這些鏡頭令人不由感歎：果真是上帝拆掉了通天塔，讓人們遭受如此難以溝通的痛苦嗎？

海子，周杰倫，通天塔。起初我並沒有把這些不同年代的、真實的和虛構的故事聯繫到一起。這是一些支離破碎、本來不大相關的故事。但看過《通天塔》之後，不知為何，它們就這樣在腦海裡不由自主地糾纏在一起，真實的部分當然絕非虛構，但虛構的部分卻也那樣真實起來。我努力地解讀著這些故事——或許，多給海子們一些呵護，多給周杰倫們一些理解，不同的人們彼此之間多一些溝通和關愛，我們還真能把通天塔重建起來。

